

兩朝憲章錄

卷之二

自古御宇宰治自創業而
下所稱英誼躬上聖而躋
上理者曷嘗不皇皇以法
祖為先圖哉仲尼稱祖述

堯舜矣而尤憲章文武至
於書載呂刑詩歌雲漢其
於穆宣二代紀述尤詳豈
不以世彌近則憲法彌章
代彌親則景慕彌功非所

稱法後王者便與我

國家

聖德

神功藏之金匱石室者自洪

武迄正德

九朝有先臣薛應旂輯為憲

章一錄昭布宇內固已識

大識小于今為烈而自時

厥後躬邁

顯燦獨以

明主在御不敢遽事纂纂組彼
豈不以代復一代暨千百
禩必有因時而似續之者
惟我國家

聖祖開天

列聖承符至

世

穆兩廟不曰中興盛軌哉

肅皇帝涵毓百靈

龍飛江漢

入踐大統恢擴千古之精
神振刷八荒之塵滓一時
聖君察相勵精圖理舉積頽
之弊竇一洗而更塞之還
聖祖之大經而善當時之

繼述聿成維新之治
颯颯乎
真咸五登三而陋漢唐宋
於下風矣此其天挺

神哲綦隆之盛百世無兩而
穆皇帝達孝續緒端拱雍熙

臨御止六襪而默植厚培
以衍太和無疆之庥益稱
繼體守文令主是

聖作

明述踵美後先鴻猷懿矩彪

炳

兩朝誠後

皇之楷範百代之儀刑也顧

維憲章缺焉未載此學士

大夫疊疊焉思欲殫力編

摩期以畢著

昭代之大典不容已也臣奉

命巡察兩河適光州訓導臣

吳瑞登以其所續

兩朝憲章錄來呈臣案牘

之暇莊莊誦其大槩正以續
應旂之所未備前後五十
一年凡

二聖中興偉烈嗣服鴻圖網
舉目張文分臚列諦而玩

之有敬

天法

祖之精有宵旰憂勤之實具有

更化善治之大 有釐厘奸祛

弊之詳有安內攘外之略

與夫一時元宰之論思才
臣之辟手畫畫盡士之忠規莫
不丕昭景鑠巨細靡遺一
展卷間藉令以
今日之心仰會

二聖之心以今日之治作求
二聖之治則是錄也所以繼
天立極之心圖幾誕布之
治悉章章可憲也所裨于
嗣服繩武非淺渺矣經生

學士即不能窺

中秘繪

天工得是書而存之不可

為覲

光揚

烈之一助乎可傳已敬以
弁其端 昔

萬曆甲午孟夏吉日奉
勅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李時華撰

兩朝憲章錄序

兩朝憲章者光吳學訓纂

世

穆兩朝之鴻懿而紀載之者

也憲章而止于

兩朝者先臣以辭應旂魯輯
九廟之盛軌而茲特似續之
者也夫吳子殫心畢力纒
摩成篇卽條分縷析縉舉
目張然亦稗官小乘耳未

得附章中秘奉帙

楓宸烏得以憲章名也語有

之賈曝獻於一念之忠也

吳子之志良足嘉嘉已且世

之以纂述自號者其弊多

端一則挾邪而多誣其著
人非能稱公平徒寄雌黃
云耳一則輕聽而多舛其
生長閭閻間不能度越耳
目謬聞而遂述之一則好

恠而多誕或創為竒異以
媚人之好不覈而遂書之
是數者尚不足以稱野史
推一家言而况可以為
昭代之實錄備億禩之型

范裁吳子識見精核點畫

嚴正于

二聖之欽

天法

祖者錄焉于憂國恤民者錄

馬于安內攘外者錄馬于
興化致治者錄馬于察奸
剔弊者錄馬至于元勳碩
輔哲士蓋臣獻可替否行
悃効能者罔不羅縷是我

國家之

神聖繼芳後先彪炳一展卷
而章明可憲矣且

明興重熙累洽之運沿及

肅皇帝應錄中興煥然鼎革

鴻功駿烈卓邁千古而

穆皇帝含靈體睿天縱自然
益紹序而闡揚之其

二聖之弛張百為卷舒萬化
誠盛世之鉅觀而太平之

令緒也非我

朝之絕勝殊尤者哉吳子之

憲章錄殆商之頌美中宗

周之揚勵宣王者矣其意

不亦深遠乎方今

聖明在上紹履慶基恢弘大業敬守

祖宗之法明習天下之務茲

錄倘得進

黻座備

睿覽馬未必不為纂纂緒承麻

之小補云 昔

萬曆癸巳孟冬穀旦奉

勅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陳登雲 謹

兩朝憲章錄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自叙

皇明自

洪武以迄

正德歷年既久載籍甚詳積帙盈
樓難以枚舉有志經世者盍分

條列總之皆闡發盛美以垂不
朽第汗牛不過充棟而闕焉僅
覩隙光可以資咕嗶而不可以
席旒黠也嘗閱薛應旂所輯憲
章錄叅之

列聖寶訓實錄與夫館閣名公諸集

數十種乃克就編義例正大書
法謹嚴是以為他日徵信者之
左券然事增文省博士家尚以
新唐書之病病焉甚哉纂組之
難也臣至愚極陋豈能倂雲霄
而醉史歲顧栽培於義樸者匪

止朝夕蓋已耳濡目染口誦心
維矣茲欲比次

嘉靖

隆慶

兩朝以續應旂之尾庶幾中興偉烈
爛然彪炳柰食芥依葦若望洋

河伯茫乎不知涯際歲戊子計
偕上魏闕日走五都市肆質以
先詰名談借珠照乘始竊緒餘
以了生平未竟之願遂妄意編
摩更數寒暑而後脫稿凡宏綱
鉅紀有關於紹府景鑠燕翼貽

謀者則魚鴈焉間亦附以鄙見
以備叅攷惟我

世廟初政暨末年遺

詔真可上繼

宣孝而直邁輪奐其間費宏調燮之
勲徐階受顧之績所以啓

穆宗者誠沒世不忘也補袞宣徽之

臣將上稽下述由

兩朝而逝

九主舍此其何適焉側聞

皇上朝講暇每置一二冊於

御几蓋欲踵芳踪執以無負副

卷之四
四
眷之記故臣拾此採彼冀其執
簡要而登熙皞也昔殷中宗奮
起於盤庚之後而周宣王勵精
於夷厲以來傳諸雅頌然則
兩朝於

正德亦若斯矣臣能已倉鷓之鳴乎

第一卷 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年癸未止

第二卷 嘉靖三年甲申至四年乙酉止

第三卷 嘉靖五年丙戌至六年丁亥止

第四卷 嘉靖七年戊子至八年己丑止

第五卷 嘉靖九年庚寅至十年辛卯止

第六卷 嘉靖十一年壬辰至十二年癸巳止

第七卷 嘉靖十三年甲午至十四年乙未止

第八卷 嘉靖十五年丙申至十七年戊戌止

第九卷 嘉靖十八年己亥至十九年庚子止

第十卷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至二十二年癸卯止

第十一卷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至二十四年乙巳止

第十二卷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至二十八年巳酉止

第十三卷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至三十一年壬子止

第十四卷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至三十三年甲寅止

第十五卷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至三十六年丁巳止

第十六卷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至三十九年庚申止

第十七卷 嘉靖四十年辛酉至四十一年壬戌止

第十八卷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至四十五年丙寅止

第十九卷 隆慶元年丁卯至三年巳巳止

第二十卷 隆慶四年庚午至六年壬申止

兩朝憲章錄卷之一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世宗肅皇帝

嘉靖元年壬午春正月己酉朔 追錄平宸濠功各賞銀

幣有差 丙辰夜曉刻金星犯牛宿 戊午夜曉刻水星

犯羅堰星 己未坤寧宮後三小宮災欽天監畢湘言正

德十六年二月火星犯鬼宿十一月金星犯鍵閉臣謹按

占書並主火災後至五月乾清宮內火今正月坤寧宮內

火仰見上天示戒端不虛也臣去歲嘗奏太白晝見秋雷

大鳴金木相犯茲皆變之大者伏望 皇上祇嚴天戒益

嘉靖元年 卷之一 一

備德政以彌災變疏下所司知之 壬戌禮部尚書毛澄

等言 陛下升自外藩嗣登大寶 考孝廟 母慈聖詔

勅頒布協於群情已而後加恩本生尊 興獻王為興獻

皇帝 母為興獻太后臣等仰體 聖心委曲將順亦既

無所不至矣今御批直曰父母又各加一皇字則似乎於

正統之親混同無別恐不可告於郊廟而布之天下也

上曰此慈愛太后懿旨不必更議 甲子開館纂修 武

宗毅皇帝實錄 乙丑給事中楊秉義等奏臣等奉勅行

邊散賞目觀宣府大同二鎮村堡丘墟公私匱乏倉猝有

變西顧之憂也今北直隸山西幸有年宜急發庫銀輸之

庫新增課額宜悉罷減如弘治年例以蘇民困戶部覆議從之御史朱本給事中邵錫上疏陳時政缺失衣謂人君之德莫先於力行自治之功莫要於改過近者言官屢進章疏陛下御批有曰知道了有曰已有旨了夫言知不言行力行之怠也言有旨而不言是非改過之吝也此兩可回護之辭不宜見之於聖明之世錫謂陛下即位以來政令既出或半載而即更奏請方行或朞月而遂改聖德蠱于近習國是淆于群議即如邇者內府薪炭及官軍俸糧二事部臣屢執而不從中官一言而遂決詔書不信中外傳駭新政之初豈宜有此疏入悉下所司二

月戊寅陝西巡按許鳳翔劾奏其肅鎮守太監王欣趙林陶俊申未孔學尅減官軍月糧草束與其州左衛千戶孫智等違法事得旨林發充軍仍學俱降長隨永革任回京欣令刑部追贓銀伍千兩智等提問乙酉禮部擬加上

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 皇嫂莊肅皇太后 壽安皇

太后 興獻皇后 丙戌巳時白虹彌天 戊子以水災

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 虜犯遼東鐵嶺衛守堡千

戶徐瀚失於策應軍人困原率衆赴戰死之詔下巡按提

瀚問授原子官 三月禮科給事中李錫言南郊耕籍國

之大禮而教坊承應闕然喧笑殊為褻瀆古者伶官賤工

亦得因事納忠請自今凡遇慶成等宴例用教坊者皆預行演習必使事關國體可為監戒庶于戲謔之中亦寓箴規之益

臣按自阿丑作院本譏切玉鉞陳鉞而奸宦汪直以此得罪說者謂其有東方朔諫之風嗣後復有一鸞當道雙鳳齊鳴之謔遂得正其科場大弊夫汪直勢傾中外翟鸞秉國之均誰敢彈劾而伶人寓意隱禍潛銷有臺省之所不及者以是知古人替職諷諭無人而不可箴規也李錫因事納忠之說其亦人主之一助乎

癸丑孔氏子孫孔彥隆孔承燦孔承緒乞觀幸學禮許之
甲寅 上幸大學祭酒趙未講書帝曰俞允若茲一章司
業吳惠講易時乘六龍一章講畢宣諭賞賚有差 丙辰
戶部言邊鎮有驚輒稱馬草缺乏請銀召買及查各邊草
束俱不下數百萬夫積草十年以上俱成黑壤何待百年
此由各官不恤民艱徒信權勢上草給價浪費官錢貯之
無用若將前草價糶買米豈雖經年久皆得實用矣 上
令所司覈實以聞 丙寅湖廣巡撫席書薦致仕大學士
楊一清可使經畧西北邊得旨待缺起用不必煩以邊事
辛未刑科給事中劉世揚言近接出都察院原送司禮

監提取內官吳善良揭帖面加浮帖書寫 聖旨吳善良
等照前旨免提問司禮奏請發落臣等切惟 祖宗之制
凡旨意批于提奏本或登聞鼓狀發六科抄行其重大事
體傳奉旨意各衙門必補具奏本於蚤朝面進此外未有
殊瀉旨意出承天門外者所以重勅旨防詐偽也今累批
浮帖竟從中出六科不得抄行諸司無所補本輕棄綸音
更張舊制此失政之最大也伏望今後旨意俱照祖宗舊
制疏下所司 壬申勅吏兵二部曰朕入繼大統賴爾文
武勲戚大臣定策迎立宜加殊恩以答元功大學士楊廷
和等俱進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襲餘皆陞賞有差其

和等屢疏懇辭。上皆溫旨，集答不允。已復力辭，以去。就
決之禮科給事中許復等，各交章奏對，封爵武陟，非諸臣
所安，宜聽辭免。御史樊繼祖言：人臣進諫，固難而能執
事者尤難。人君納諫，固難而能施行者尤難。近見朝政之
失，有干係六部者，尚書嘗執奏矣；有不由內閣票擬而旨
意竟從中出者，大學士嘗執奏矣；缺失已著，臺諫聞之又
嘗合諸科道之臣而執奏矣。連篇累牘，無非繩愆補過，為
社稷生民計，以裨中興之治于萬一耳。夫何不兼俞允惟
曰：已有旨了，或云照前旨行。臣切惟內閣腹心也，既執曰
不可，尚書股肱也，亦執曰不可。科道耳目也，又執曰不可。

是舉朝皆以為不可也

陛下何獨自以為是而不行乎

毋乃左右近習預售其說而輒以先入之言為是耶抑憚於自改以杜忠諫之門也伏望俯垂鑒納嘉從輿論以恪遵祖宗之法以漸消紛更亂政之端疏入報聞 四月

戊寅贈給事中席鼎為光祿寺少卿賜祭一壇劉先以言

事被謫上登極詔復其官未任卒吏部請量加卹典故

有是命 庚辰起用工部尚書林俊未至改為刑部尚書

江西寧州地震 癸未戶部上言廣東者守珠池內臣前

已奉詔旨不許干與庶瓊高雷等地方事今太監安川乃

復黃綠傳奉兼管地方事屬欺罔乞申前令 上是之

壬辰定各邊軍馬器械每三年新巡按御史閱視畫圖貼說以聞著為令。 陞吏部左侍郎羅欽順為南京吏部尚書。 丙申甘肅總兵李隆前以私憾殺巡撫許瑄而以激變聞至是陝西巡按喻茂堅發隆罪狀仍命速勘以聞。

戊戌致仕燕京戶部尚書明富卒富徽州績溪人成化戊戌進士歷陞大理寺卿正德初忤透璉勒致仕璉誅起用遷是職屢疏裁冗食祛夙弊事屬權貴多格不行因乞休疏六上始允致仕卒。 計開贈太子少保謚康惠富教歷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士論重之。 己亥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疏辭伯爵且讓功于衆欲均其賞得旨卿倡義奮

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伯爵，以明公議，不
允辭。庚子，御史張欽奏：臣見言者多薦大學士楊一清
陛下特降綸音，命之訶禁，以待用，誠求舊之典也。但輔
相不以才識為先，而以誠實為貴。一清多知故典，洞曉事
情，善議論，敢施為，此其美也。至內懷陰險，外張聲勢，昔事
先帝，招權納賄，無至誠感動之實。乞勅該部再為酌處
下所司知之。甲辰，內官監奏：內教場房廡及南城西海
子殿，宰損壞，乞加修理。部議：以財匱民貧，宜暫停止。上
曰：然。各處地方艱難，軍民困苦，財力匱乏，不急工程，一切
停止，無得生事害人。五月丙寅，錄開國功臣韓成嫡長

孫韓鳳翔為冠帶舍人食月米一石

臣按紀信誑楚漢高少封而後世亦未聞有卹之者
韓成誑漢我太祖初下康郎封爵丘食萬世不泯
而世廟復錄鳳翔冠帶月米有加下昔宜其感激
音報也與

癸酉御史盧瓊奏言 景皇帝當也先犯順之時為正位
守國之計危疑以定國體以全而纂修實錄止稱郕戾王
附 孝宗以始終典學之聖為太平守文令主而實錄成
於焦芳之手未免是非倒置恐將來無所據以為信乞奏
今纂脩令儒臣改撰 上曰 景皇帝已附載 英廟實

錄 孝宗實錄雖出自焦芳間有筆削任情不足取信天下自有公論後世亦不可欺不必改修

臣按實錄一書關係甚大而韓瓊所言皆當亟于改正者夫以 成王之立社稷少安 英宗得以回鑾未必不有賴焉七年功績豈可泯哉 孝宗賢聖真不世出之主而實錄紀載不能闡揚萬一彼焦芳何如人也而乃使之秉筆乎使瓊言之左右輔臣復贊之則可以傳信而採遺柰何其無聞也意復 建文之年削 景皇帝之附而開館以重修 孝宗實錄是應有侍於 皇上者願蚤為之計焉

六月丁丑大學士楊廷和等言五月二十二日經筵甫畢
遽傳旨意併日講暫免又免午奏臣等叨官輔導容不與
聞心實未安義難緘默切念人君一心關係最重養之以
善則智若聲色貨利一或有動于中則妨政害事其害有
不可勝言者伏望 皇上宮中無事不廢讀書以涵養此
心 上善其言已而湛若水因請宣召大臣慎擇左右以
為交修之助報聞 已卯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餘姚人
由進士及第累陞今職嘗忤逆瑾傳奉致仕家居十餘年
為人才識宏遠操持堅正方瑾用叅士大夫爭走其門鞫
獨不往鞫子守仁論瑾墮怒遂守仁顧素敬恭鞫不遽逮

怒問以語人歌諷使華就見華竟不往其大節如此 壬
午南京禮部尚書韋懋卒懋蘭溪人由進士授編修諫作
鰲山燈忤旨降臨武知縣歷官南京國子祭酒遭喪力辭
不允後服闋赴召三載凡五疏皆乞休竟不待報去任
正登極時陞今職至是卒賜祭葬謚文懿懋為人志行尚
潔自少潛心大業居常不為異同至臨大事決大義則撓
經援古確乎不易百凡嗜好一不入其心居官不過十年
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癸巳大學士
劉德卒先是 上以德累朝舊德禮宜優厚復命河南巡
撫備綵幣羊酒親詣其家宣諭眷念至意至是率贈太師

謚文靖、德學問深邃、行履淳正、偉識宏才、早際聖明、晚遭
奸佞、進不盈、務退不寬、戚為近世賢輔。七月戊申、法華
疏陳十漸、其畧曰：上初即位、天下忻然、庶幾復見唐虞
之治、邇乃漸不如初、初事每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心實踈遠、
陰假一漸也。初事每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心實踈遠、
二漸也。初罷諸不經滄祠、今乃稍稍議復、三漸也。初屏絕
玩好、今教坊諸司、或得以新聲巧技進、四漸也。初日覽章
奏、今或忽而不親、輒憑左右、可否五漸也。冗食冗費、初詔
痛革、今騰驥勇士、不行覈實、是謂冗食、御馬實數、不令稽
察、是謂冗費、六漸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

三封爵錦衣世襲七漸也初中官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今
一二犯法舉朝論之卒貸死而罰金後將何懲八漸也中
官有過者初旨不得任用今鎮守守備稍稍營換俸門復
啓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宿論之直批曰
不准奸罪未正者有司上之直答曰有旨所謂訑訑拒八
十漸也疏下所司 甲寅詔御用監歲徵物料如弘治例
甲子大同軍士告糧率衆譁謀欲為亂提督侍郎臧鳳
巡按御史張欽捕首惡張的裨等疏請置之法兵部以糧
餉久缺軍士爭呼終當撫處 上特命法司會議議得頃
年將弱兵驕在福建則犯守臣在陝西則犯巡撫非重

懲恐益長亂宜如鳳鈞奏議上詔錄首禍者五人以徇次
調極邊哨守餘悉令諭安堵 己巳南京暴風雨江水湧
溢 郊廟陵寢宮闕城垣叻嶺欄植皆壞拔樹至萬餘株
漂沒甚衆溺死人畜無算 庚午先是各內臣犯法屢詔
免逮問惟下司禮監治於是刑部尚書林俊等言官中府
中宜為一體諸內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如罪之不
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 上報有旨八
月己丑御史趙兌上言次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當逆濠
之變獨能抗節不屈折以危言至於臨刑罵不絕口忠義
激烈心迹昭然今陰子止於百戶似干報禮未稱得旨二

臣忠節可嘉其子各加正千戶世襲 壬辰命陳萬言為

鴻臚寺卿給與應得誥命以將冊立萬言長女為后故也

庚子勅諭兩京文武群臣以南京奏報猛風驟雨損壞

郊社陵寢宮闕城垣漂溺大江船隻衝塌沿江居民房屋

朕心祇懼莫究其端意者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廷

國事未定以致上千天和昭示譴告朕方痛自省循爾群

臣同加修省以畚修復其被災軍民之家各遣官巡視量

行賑卹 九月乙巳以大婚遣定國公徐元祚告天地武

定侯郭勛告太廟 丙寅南京工部右侍郎吳廷舉引疾

再乞休 因以南涼災異故勸 上勤學脩政親賢遠佞日

覽大學衍義以為法戒之資 上賜溫旨褒留之 十月

丁亥御史劉廷璽 上疏引 文皇帝御左順門晚朝畢

面諭近臣勉以隨事匡弼毋但面從及 仁廟賜輔臣楊

士竒等絕愆糾繆銀番書故事請 上法祖宗勤政事以

親儒臣以慰天下仰望 上嘉納之 辛卯以南京應天

湖廣江西廣西災傷重大命戶部發帑銀二十萬兩差官

分給各巡撫令其躬親巡歷委官設法加意賑卹仍各蠲

免稅糧有差 乙未禮科給事中張儵言三代以下論正

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辨足以號召天下者倡異端之

說而士之好高務名者靡然從之大率取陸九淵之簡便

兩朝... 卷一... 十一... 朱熹... 取
憚朱熹為支離及為文辭務從艱險乞行天下痛為禁革
時御史梁世驃亦以為言禮部覆議以二臣之言深切時
弊有補風教上曰然祖宗表章六經正歌崇正學近
來士習詭異所傷治化不淺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
言不許妄為不經之書私自傳刻以誤正學

臣按王守仁獨宗陸九淵之學排斥朱熹以為俗學
支離當時咸推以為顏子而不知頓悟談玄實乃莊
列二臣所指即其人也今其說寢盛而朱熹正學將
泯滅漸盡至于人習莊列之緒而指歸守仁不惟心
術虛無而文辭亦且怪誕有風教之權者請繹世

廟之明旨而斧剗之則斯適幸甚

十一月庚申 壽安皇太后崩 大學士王鏊以 上遣

使存問具疏以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其講學大畧言國家經筵之設最為盛典然一歲之間風雨災暴停歇頗多上下之情未見親密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似亦不免文具者 高皇帝甫定天下即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設弘文館于思善門之外文學之臣數人入直特至館中講論 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繕閣未樂

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于宮中玩之 祖宗之勤如此 陛下睿智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乞于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誼著聞者數人更番入直命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真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命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蓋即日講之義也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其勤政大畧言上下交則為泰不交則否君臣之交關係世道今常朝之禮惴惴而退君臣相見止於數刻勢使之然也臣愚以

為政復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我明內朝雖缺而華蓋謹身等殿即其遺制永樂初內閣之臣日造宸前進呈文字商議機務密承顧鳳洪熙宣德間楊士奇楊榮蹇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或議事榻前或召見齋宮斯亦內朝之遺意也成化以末其禮始廢孝宗晚年深慨于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議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為恨陛下即位以來日御文華召見大臣中外相傳以為盛事此萬世一時也臣愚尤望著為令典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制大臣或三日或五日一見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奏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事燦然畢陳于前唐虞之法
不過如是而已上覽奏答曰卿輔佐先朝志切匡救朕
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方將起用覽奏具悉忠愛至
意丙寅御史唐鳳儀言各省分守分巡官不以時巡歷
郡縣撫恤人民伸理冤抑官吏貪殘盜賊竊發莫能禁
止災異數見職此之由請飭撫按令守巡諸臣皆以歲正
月出巡至十一月還司諸錢糧詞獄及他興革便民者咸
務修舉有不如令者撫按得叅奏罷黜撫按官或徇情容
隱者聽科道劾之上從其議十二月戊寅先是陝西

套虜深入為寇固靖環衛間所殺傷以萬計山東青州府
礦賊流入東交二府及河南兩直隸地方所過焚劫橫行
有司莫能支則相與巧文諱匿苟幸無罪于是兵部特請
遣科道官分部閱視叅覈奏報其被寇地方請發太倉銀
賑濟 上從之 丁酉 上始御奉天門朝見群臣時禮
部科道官俱奏 壽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
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令不鳴鐘鼓不鳴鞭 庚子
西北邊多事坐不材將旨罔利營私軍儲大其缺如衆
納糧草則占窩轉賣而令貧卒包賊開支帑藏則任意侵
漁而以空文出納召商中益則通同尅免而斗庫官橫得

以上下其手甚至逃卒之口糧死馬之草料皆寄名見在之籍而乾沒入已邊政穴壞御史張鵬條奏其弊戶部覆議令各該撫按守巡嚴禁諸弊將官有犯追賊揭黃停襲文官縱容者一體治罪詔如議行

臣按士卒之譁亂罪在將官將官之尅減罪在撫按使撫按能馭則將官何敢縱其惡將官能恤則士卒何敢稱其亂嘉靖初西北士卒以告糧之故率衆而撲而奪虜入寇又殺傷庶民以萬計當時本兵知糧餉缺乏而欲撫之以息癘鳳陽欽憤其鴛鴦而欲置之以法終未得其倡禍之原豈知風霜寒塞其苦如

毒而糧餉又為所漁誰肯用命為將官者曾不思其
疾苦凡事乾沒豈有枵腹而禦敵者乎又其甚也減
軍糧以弭寇患而幸其不入極弊之道也張鵬之疏
推見至隱信如其策思以結之於平時而及其不法
則法以治之于後將官文官罪各有歸最為得體矣
噫以此為奏而猶有尅減致亂如南京黃侍郎者

辛丑御史朱寔昌條陳考察以裨新政事其一謹覈實謂
保薦考語須博訪精密其二表賢能謂吏有循良者賜宴
禮部不失趙權其三一剝度謂考察之後凡任滿三年六
年所取出身觀其詳冊收考不必令回任給由以致回者薄

書其四均勞役謂京官宜盡補外任而以方面之賢者入
補卿寺畧如漢刺史入為三公唐宰相出領方鎮之意
上是之

臣按朱寔昌所陳四事其謹覈實表賢能一制度後
嘗行之而至於均勞逸一節意似矣而未知古先
王所以內而外外而內相成之妙也大都近日多重
內而輕外外補者心懶氣慵而內轉者人望之如登
仙豈知偶博一甲二甲便游京邸鮮知閭閻之疾苦
而其栖遲藩方者則又以京職之為難而怠惰慨嘆
無復勵精淬厲之意故漢宣試望之於三輔而趙主

張泳之輩出領州牧終能知民情物故而為名執政也上下之間胥以生靈為重故自內而外自外而內無非欲其恤生靈而益朝廷耳若勞逸之均持其末也願皇上毅然行之則漢唐豈得專美哉

漕運總兵楊宏請以漕運輕齎銀兩悉聽各該運官沿途動支為雇僦車船之用不必裝鞘印封計算羨餘以苦運卒戶科駁奏以為此開奸人冒破之端非經遠至計御史向信則欲令運糧官軍凡領銀雇脚必先赴察院報數關支為籍以記其多寡不行擅動下戶部議議得宏所言乃成化弘治以前舊規而科道之論主於究弊防奸不為無

見大要漕運之法無他惟在船不守凍糧不掛籌軍不借債三事為急若使官得其人自無此弊但輕齎本以資轉搬之費今若慮官軍侵耗盡取其贏餘歸之太倉則以腳價為正價又非立法初意今宜令有司如期徵收餘耗解赴漕運衙門候各總運船過淮照數給領運至通州方許發封聽巡倉御史查核驗給仍酌量各項支用實數著為定規如有羨餘不必輸之太倉即着各總分各衙所查開缺船應用敝船應修什物應辦者若干糧無掛欠銀有餘積者照例旌擢得旨如議

嘉靖二年癸未春正月癸卯朔 流賊二千餘人至考城

縣指揮趙泰等三十餘員官軍八百餘人死之巡按任汝
以聞辛卯大學士楊廷和言劾事史道論臣至於再三
荷皇上下道於獄而令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論明而
國是定矣第聞道有老母隨養京師今道身不測之罪臣
切憐之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俾道改過自効詔曰卿忠
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罔取罪卿更為之陳乞具
覓奉公任怨休休有容之量俟鞠明自有處分是日上復
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用和具疏謝復溫旨慰之
臣按彥博薦唐介後寥寥無聞而廷和為史道陳乞
以慰其母量亦宏矣世廟待之曲盡其禮君臣兩

全蓋盛軌哉

先是上不豫百官赴立角門問安司禮監官傳言朕躬已安大臣免問候山東盜賊亟宜用心平定于是禮科給事中汪應軫上言弭盜大畧不過安之勝之之策擇守令而已勝之之策有六曰離間賊黨收用豪傑扼塞險要開糾告奸明賞罰以勸士分首從以招降且言弭盜與禦夷不同取夷之法逐之境外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鄰國為壑也請為定例凡一方盜賊起彼此玩視不即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鎮巡以下俱坐罪報可

癸亥河南巡撫何天衢言洛陽乃周公經營之地宜建廟

賜額令守臣春秋致祭登封縣得有觀星測景二臺公遺
跡也土圭表漏具存乞勅欽天監委官考正制度尺寸書
之史冊報可 巳巳御史曹_三論吏部尚書喬宇奸邪
宇亦上疏稱疾乞休 上令鴻臚寺官往諭令亟出視事

二月甲申遣順天府官祭宋文天祥 丙戌先是都察
院疏請差御史巡益不下閣票擬批答稍誤戶科給事中
黃臣諫曰我朝設立內閣處以文學之臣凡百章奏先
行票擬今使內閣虛代言之職中貴肆專擅之奸關係匪
細漸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疏入即加批如制

臣按政在內閣則有所統壹政在中貴則不免紛紜

西華書局影印
故我祖設內閣以論道經邦凡有旨意職專票擬
不然權移左右將未有不可制者嘉靖初或累批浮
帖竟從中出如劉世揚所疏者或不由內閣而票擬
旨意如樊繼祖所疏者閣臣拱手上下不交銷沮壅
蔽慄慄危懼黃臣至是欲封還原本與杜衍封還內
降同一防微杜漸之意蓋忠懇者哉

壬辰流賊平 二月庚戌御史向信言大通橋至張家灣
舊有廣利等八閘宜脩復以紓民陸輓之苔又濟寧至臨
清在在有淺而長溝至新家口尤善宜于兩處建閘以時
蓄洩從之 乙卯山東樂安縣盜周經劉寵等起壽光縣

孫峻以鄰境預選勇士備之無何謀知賊且犯壽光即密
召所選士為正兵又調集市民為疑兵夜襲賊巢圍之峻
號令素嚴身自督士士殊死遂擒斬經等二十九人追
獲二十餘人餘黨悉平巡撫陳鳳梧上其功命賚峻銀幣
擢為兵部主事御史秦鉞言頃者以套虜徵兵及遼左
餉缺盡發兩淮餘益七萬九千餘引于延綏遼東開中昔
時餘益不許開中止令本商納價輸部此御史盧楫之說
先朝已著為令誠于國課有裨蓋本商自納每引計銀一
兩若各邊開中每引止銀八錢况正益母也餘益子也正
益守支搬運候久費多故頭中者少餘益勘合一到即時

發賣故願中者多，今舍母求子，餘益無自而積矣。請以遼東所中引改嘉靖元年正額，嗣後申明前例，令本商自納餘益之價，慎勿開中。上是之，勅餘益存留，納價輸部辦禮科給事中安盤言：亢旱風雲變，不虛坐夫。霾豈陛下明有所蔽，與旱豈陛下澤不下究，與開歲以來，法官不聞露禱之誠，外庭不下求賢之詔，非所以承天地子萬民也。乞蚤御經筵，咨詢輔弼，節宮中宴慶，賞賚躬節儉，以先天下。勅六曹百司各陳所或可行可止，一付公議，俾政無乖刺，民無嗟怨，則和氣自回，災沴可弭。上嘉納之。戊午策試禮部中式舉人賜姓洪等四百十人，及第出身。

有差

癸亥 上御經筵次

甲日講 久旱風霾禮部左侍郎賈詠請修省 上是之

命止齋醮及一切興造不急之務 乙丑翰林院編修孫

承恩禮科給事中俞敦奉詔勅彩幣諭賜安國王黎暉行

至龍州聞其臣陳暉叛暉遇害立暉從子讓為王莫登庸

復叛逐讓使臣不得入還 上命回京 辛未木星金星

俱晝見 殞霜殺禾 四月癸酉命有司給終養巡撫方

良永月米三石著為令凡致任終養節行可稱者如之

臣按終養所以遂其孝致仕所以成其高此皆節行

有關於風化者前此未見其優禮也我 世宗月給

米三石其令人有報本庶頑之思乎

命宋儒朱熹裔孫野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于婺源縣奉祠

癸刑科給事中張嵩以天戒上言三事一保 聖躬言

皇上春秋方富而數月之內兩見違和恐貽兩宮之憂

願調護周慎親幸有節二崇正道言太監崔文等於欽安

殿修設齋供請 聖駕拜奏青詞是以左道惑 陛下請

火其書斥其人惟日臨講讀親近儒臣三務實惠言蠲租

之詔雖下而費用不經征求如故民不蒙澤請崇儉約節

浮冗慎賚予然後責有司從實蠲免章下所司 閏四月

乙巳大學士楊廷和等上疏言齋醮祈禱必須預絕其端

不可輕信。今乃無故修設齋醮。日費不貲。至屈萬乘之尊。親泣壇場。此皆先年亂政之徒。妄引番漢僧道。試嘗上心。近日劉瑾、錢寧輩。崇信僧道。建造寺宇。極其華美。殺身忘家。畧不蒙祐。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况行香拜錄之勞。孰若移之以御講筵。修齋設醮之費。何不移之以周貧困。惟陛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九卿喬宇等亦曾陛下登極詔書。首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之罪。按訪內府宮觀出入引誘之人。裁革善世真人爵號。及新建寺宇。盡行折毀。邪正之辨。了然甚明。今一旦信用妖幻。煩勞聖體。不可之大者也。此其去正德末年。復能幾何。臣等切為

陛下憂之。上皆報曰：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庚戌，致仕尚書毛澄卒。訃聞，上為輟朝一日，贈少傅，謚文簡。仍蔭一子為中書舍人。澄歷事三朝，忠勤敬慎，始終如一。論事侃侃，不為依姦。有古大臣風。五月丁丑卯時，雷雨交作，擊觀星臺，侯風杵連石座碎之。壬午，詔修宋臣韓琦、范仲淹祠於延州，建故吏部尚書王恕祠於三原，命翰林院各擬祠額。有司歲時致祭。丙戌，戶科給事中劉祺言：近年水旱盜賊相仍，法令多舛，其故由公卿大臣不得召見，上下之情不通。又中黨恣橫，刑賞大政，旨多內降。端人正士，嚙喟不能出氣，可為寒心。宜如唐貞

觀諫官隨宰相奏事仍屏遠崔文息意醮事章下所司
已丑時虜囚亦卜刺住牧西海數入寇山永其涼等處先
是年肅巡撫陳九疇奏請按元年宣城伯衛顛等勦番事
例三路進兵勦之當用騎卒二萬餉銀十二萬兩而足該
鎮總兵徐謙奏稱其肅兵弱舊有蘭河等衛戍兵九千近
以河東多事仍留原衛防守而本鎮所選游兵二千亦調
河東未歸請勅總制侍郎李鈇遣歸仍令延寧二鎮各選
精兵三千期于春初俱集蘭州候春深分道進攻詔下李
鈇詳定鈇言二臣所處兵食臣已舉行但專事遠畧不復
內顧恐海西之賊未能遽除而北虜乘虛邀我歸路將腹

背受敵矣。今九疇所奏糧料等銀，若仰給戶部，則其勢不可應。卒宜將各鎮未派見存量，與十萬支用，預令厲兵秣馬，伺賊入犯，相機勦殺。若河凍之後，賊仍住牧，量可以一戰破虜，具以上白待報。舉行兵部以鉞言為是。上曰：然。

臣按兵法，以逸待勞者勝，以靜待動者勝。苟擊其不虞而忘其虛，揣于此而矢於彼，則乘我者得售其策，是兩敗之道也。今西海之寇，誠可憤而河東之戍，不可撤。撤河東以備西海，豈非謀哉。陳九疇、徐謙計亦左矣。若在我厲兵秣馬，雖不見敵，常如臨敵，俟其入犯，奮勇以勦之，則可戰可守，權變勝筭固在我矣。鉞蓋

知兵者也

七月辛巳禮部左侍郎賈詠奏言官論列皆以獻廟八
佾為過似宜聽納而陛下禁曰有旨伏望收回成命使
正統本生兩無所媿朝廷王國等威有辨上曰樂舞已
定令所司修之庚寅刑部尚書林俊請老因言方今
聖明在上朝多君子而臣子將歸之言惟聖明納焉自
古未有親大臣而能治者我孝宗皇帝天啓其聰大臣
如劉健謝遷李東陽劉大夏黃時賜宣召幄前咨議移時
方退乃嘆曰豈知軍民之貧一至於此又問安得太平如
帝王時大夏對曰但得事事皆如今日與臺閣議常兩行

久之自治。孝宗信用其言自是大治。今大臣如德妃大
夏者不少。陛下宣及未如。孝宗事事皆與臺閣共議
議當而行亦如。孝宗則大治未有不如。孝宗者若徒
取文具何裨政理。上曰再覽卿奏益見懇切忠愛特從
所請馳驛以歸。八月庚子南京禮部尚書秦金等以犬
異上言。陛下臨御未幾政漸弗恪一言詔令不如初二
言任賢不如初三言聽納不如初四言慎惜不如初五言
持法不如初六言恤民不如初七言崇正不如初八言保
養不如初九。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
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公朝或不知也。

臣等切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權不可一日移于左右
自古帝王制馭天下操此術而已不然內廷外朝之勢隔
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移而聽受有不察名曰總
覽而權實下移矣疏下禮部尚書汪俊言金等之疏忠愛
懇至宜留神採納。上是之。己未大學士劉忠卒忠河
南陳留人由進士歷官翰林學士為日講官時逆璫惡忠
于講筵指斥近幸授意吏部陞忠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尋
遷吏部宦遊者視南京為閑散多務苟容忠獨毅然持風
裁庶寮秩滿署考必當其實有御史素乘勢驕橫郎中為
瑾黨私昵者皆直署下考無少徇瑾誅始召入內閣又以

持正守法不合於時未請致仕上嗣位臺諫累薦不起
遣行人詣廬存問至是卒贈太保謚文肅

臣按真金之性不畏烈火松栢之茂凌寒不衰忠在
講筵惟知啓沃朝廷而已不知有近幸也在南京惟
知操持法紀而已不知其間散也其於劉瑾輩何有
而況於黨乎當武宗之朝所如不合宜也而世
宗初年亦不肯翻然而起為中興柱石惜哉

庚申禮科給事中沈漢乞毀顏孟朱熹例賜吳公言偃子
孫以奉祀改建廟廷併置祀田部議准建廟置田之請報
可九月丙戌給密雲地方官軍二千餘名各泔襖袴

一副 戊戌會議嘉靖三年漕運合行事宜一監兌主熟
事竣回京不必延候交代一漕運壞船折卸帶回至清江
提舉司交付不許變賣一薊鎮今秋成熟乞將遮洋海運
糧米送赴該鎮照上年折徵五萬石每石折銀七錢一江
南北六總運軍行糧就于慮兌府州縣坐派支給一輕齎
腳價漕運衙門先量給十之二二為沿途起剥併置辦什
物之費一江南湖廣浙江衛所軍辦船料銀照江北五總
事例行各該衛所選軍餘辦納免扣運軍月糧一遮洋總
運糧赴薊州倉交納舊從新河達李家窩離城甚遠以致
脚戶偷盜宜行該撫按出榜禁約一沛縣以南八閘黃水

湧入俱沒水底乞將枯頭主事并各閘官吏暫革每閘量
留夫十名者守一濟寧以北長清等處閘座稀遠請量添
二座以免阻滯一運船官犯罪非情重者不許所司拘留
及嚴禁託故營求規運者議入得旨俱如議行 十一月
庚午以旱災免蘇松常鎮等府稅糧有差 辛未以應天
廬揚等府災傷暫停徵所欠馬價 丁丑南京兵科給事
中黃仁山等言都御史盛應期巡撫江西吏民畏法宜久
任超遷以責成功及各巡撫勿惠政者一體獎留部議以
為當 上曰今後功績顯著者其降勅增秩如議 癸未
建昌侯張延齡強占民孫名土地名訟于法司未理刑科

給事中張原論廷齡恣橫不法乞痛加裁抑章下所司
癸巳吏科給事中夏言言頃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且寧
波為倭夷入貢之路法制具在尚且敗事况沿海備倭等
衙門則廢事可知宜預為區處得旨差風力給事中一員
往乃遣劉穆按其事 十二月庚戌先是戶科給事中章
僑劾浙江太監梁珣遣人挾貲營管織造乞勅下司禮監
移文于珣戒無生事已而內織造太監刁永等果稱上
用袍服請勅往蘇杭五府提督織造事下工部議議不可
已而刑科給事中曹懷聚原亦以為言工部又覆宜如言
官所奏可出示袍服花樣令鎮巡三司官如式織造以進

無煩內臣提督弗允于是大學士楊廷和等乃疏曰今年浙直地方水旱異常徵稅冀免若更差官織造一切物料工役何能措辦臣等實切驚惶所有勅書決不敢撰疏入上曰累朝織造自是故事官業已差即撰寫勅來毋得執拗時九卿六科又皆極道其不可迺和復上疏曰臣等備員大臣素蒙體貌不意聖明一旦有此臣等匪敢瀆擾誠恐貧民不堪織造之苦千百成羣起而為盜以擾天下也亦匪敢以執拗所執者祖宗之法望陛下遵而行之勿取譏後世陛下謂織造是累朝事例臣等歷考洪武末樂下及天順並無有此惟成化弘治間一行之

憲宗 孝宗恤民節財 聖德美政非止一端此蓋非其
美者 陛下他不法獨取不美之政以為事例乎臣等
不敢撰寫勅書以重誤國殃民之罪 上曰此事業已差
官可寫勅遣行第令安靜無擾可矣

臣按內監之職洪武求樂聞止令傳命掃除而兵政
之柄勿使掌握蓋恐其恃寵靈而戕害生民也故

太祖時有內監侍從日久而偶言一政事即遣還鄉
終身不齒遂宣諭群臣求為監戒自天順後王振汪
直劉瑾三大奄用事以故內則管軍管匠置立田宅
外則織造鎮守無不受其荼毒豈知蘇杭之地自有

撫按有司責而成之自可如式不然或設一同知提督事可辦而費可省矣若專任內臣豈獨機戶絲行以一倍百即道塗往來騷擾不貲民皆不堪命矣嘉靖初從中票擬不由閣下即一織造之舉臺諫該部已不能爭大學士楊廷和兩疏極言以輔臣之尊而兼諫臣之責上曰孰拗而廷和曰所執者朝廷之法上曰故事而廷和曰洪武永樂並無有此且以爲祖宗美政不之法而後法不長之政言之可謂懇切至到止得其安靜無擾之旨吁盤根之患其難解固如是哉若廷和者真有大臣風節矣

丁巳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做漢魏相因歲不登條奏故事
引漢魏以下諸臣奏列為八事一引漢魏韓之言請禁止
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立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
減百官俸皂一引范鎮奏請裁革冗費一引蘇轍奏請廣
聽納一引范仲淹奏請勞來安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
請諸州縣不許遏糴一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請預免來
歲稅錢 上曰制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如
議行

兩朝憲章錄一卷終